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杭世拯
王餘佑

全編

隋儒考

王文中子

門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瑋姚義附

有志禮樂
便是天子
爲東周之
君

王通字仲淹隋時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顯父隆爲銅川令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四年生仲淹九年江東平父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仲淹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一

慎子古
勇在

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嘗一統也後
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
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
之嘆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
父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仲淹再拜受之
十八年父晏居歌伐木而召仲淹仲淹矍然再拜敢
問夫子之志何謂也父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
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仲淹於是

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
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
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仲淹冠
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
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策十
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
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仲淹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
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

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
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
帝崩煬帝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乃續詩書
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
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齡鉅
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顏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
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

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僕
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
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饋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
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或譖仲淹於素曰彼實媼公公何敬焉素以
問仲淹仲淹曰使公可媼則僕得矣不可媼則僕失
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素待之如初十三年江都難
作仲淹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
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

七日而終門人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
以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歿有謚所
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
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
曰文中子初仲淹謂弟績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
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
天乎又謂魏徵及房杜等曰爾輩雖聰明特達然非
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徵徵有不平之

色仲淹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
貞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
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
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
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
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 齡與公竭力
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
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
在遠不至此仲淹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

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並未及
行貞觀初其弟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
曰王氏六經又取薛收姚義所集門人對問之書勒
成中說一卷文中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
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少
者溫溫然如有就其與人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常居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欵曲以待其會故
君子樂其道小人悅其惠鷄初鳴必盥漱具服服儉
以潔無長物焉銅川府君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

營葬具必儉曰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
車而載塗車芻靈蓋不從五世矣銅川夫人病目不
交睫者三月居家雖孩孺必仰其使人也雖童僕必
飲容或問人善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
也公宴賓無二饌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
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公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
道也今亡矣吾從古公躬畊或勞之曰庶人之職也
燕蒸登場歲不週數石以供祭祀冠昏賓客之用也
成禮而止嘗自言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

廣求故足不雜學故明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
朝廷論禮論樂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
夫子之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夫子以孝悌爲社稷
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歿生天
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中說

子謂房 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也道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足破千古
之惑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
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
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荅旣而謂薛收曰斯人也
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

爲美也

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房 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 齡曰如王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

所以不與
樂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
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
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
一而經制大備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
則一而述作大明千載而下有行周公之事者吾
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修仲尼之業者吾不得
而讓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曰恕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

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

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及不強人以所不能不苦人以所不好夫如此故免

瓚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見義爭爲有不善爭改

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
莫大於不知恥

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
去媒讒佞遠矣

處貧賤而不怛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
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哉

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吝乎吝者不妄散

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
夸術若愚似鄙今人爲恥我則不恥也

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疑滯者智之蝨也忿憾者仁之蝨也纖恡者義之蝨也

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

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識寡於亮德輕於才禍也

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

道也

棄德背義而惡人之不已親奸疑尚詐而患人之不

已信難矣哉

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
何必定法其道甚濶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
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

道亦曷不可制於下周公之道曲而當和而恕如
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

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脣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
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
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
蒼生也故遷都之議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
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子游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
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
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
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
母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焉吾子汨彛倫乎孝逸
再拜謝之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則何勞也子曰有之矣
其勞也敢違天乎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

元禮始於
得經以
父保之子
繼之

其德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

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
約諸侯以尊王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
其以民無定主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極
明神器之有歸

房 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
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使諸葛亮而無歿禮樂其有興乎

問曰疇曰古之義人也

理學宗傳

卷之十三

王文中子
七

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恠

問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陽明王子傳習錄云徐愛問文中子答曰賢儒也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愛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又曰天下之不治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使道恒明於天下雖六經猶不必刪述刪述非孔子得已也只如伏羲畫卦至文周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已紛紛藉藉不知其幾而易大亂孔子憂之曰

取文周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而天下
之言易者始一今如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
語今之禮記皆漢儒附會非孔子之舊至春秋雖
稱孔子之作其實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削
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自秦漢來文又日盛欲盡
去之有不能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
之則他說亦漸日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
如何其切深有取於其事也

程子謂仲淹隱德君子愚謂仲淹太平十二策是
隱者所爲耶因陷無可行道之機故隱居教授以
洙泗之事爲事粹然無復可議者而後之學者獨
指其擬經之失程子以爲擬經之類皆非其作不
識又向從得辨其非也朱子亦曰其書多爲後人
添入就中論世變因革處極爲條理邇陽明乃取
其擬經近又有謂秦火之後另爲宇宙學脈已中
絕矣不知何故而隋有王仲淹氏無乃天地之密
不能盡藏而時有所寄耶惜乎無有能繼之者又
中絕以至於宋而周元公出焉元公之學固的有

所自
矣

董常字履常河南人文中子稱之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又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爲其然子曰是究是尚直其然乎彥博未達退以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常嘗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諸子曰有之又有一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侮者焉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攸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悅常常嘗

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曰仁亦何
違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美焉惟精惟一誕先登於岸
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虜焉能無咎焉能不違于
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對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
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汝於仁義未數數然
也繁師懸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冠始矣師懸
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
逸先達之傲者也白首北面豈以年哉瓊聞之德不
在年道不在位其沒也文中子哭之寢門之外拜而

孔門之類
子乎

愛弔曰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沒明王雖興無與
定禮樂矣

程元南陽人因薛收來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
曰夫子載造彛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
矣元又聞過而能喜

可方子路

薛收河東人內史道衡子也內史見子於長安謂收
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毋失也及內史以
非辜被戮收遁於首陽山旣免喪服不除子曰孝哉
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又謂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

枝其學乎
有體有用

而不狎類如也聞三才之與退而學易曰乃今知人
道修而天地之理得矣聞六經之旨曰乃今知天下
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
達而賞罰明聖人窮而褒貶作此皇極之所以建而
斯文不喪也房 齡曰道之不行久矣夫子何營營
焉收曰子非夫子之徒與天子失道則諸侯修於國
諸侯失道則大夫修於家大夫失道則士庶人修之
身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人不倦寤而不濫歿而後
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道之所以不墜也古者謂

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齡謝之唐初興收
詰秦主上謂延見問方畧語合意授記室叅軍時軍
務旁午收作書檄露布於馬上占辭該敏如宿構王
討王世克竇建德來接收定先建德之畫語具帝紀
中王入觀隋宮室見壯麗歎之收曰土階茅茨唐堯
以昌峻宇彫墻受辛以亡始皇興阿房而促漢文罷
露臺而長此百代永鑒也王曰善從平劉黑闥有功
封汾陰男嘗上書諫收游王喜賜金武德七年寢疾
王遣使臨問者相望不哭之慟贈帛三百疋既卽位

謂 齡曰令收在當以中書令處之惜夫

仇璋字伯成爲龍門關吏子之韓城自龍門先濟賈
瓊程元後璋止而問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頰如
也重而不亢目粲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
張夙頸龜背髮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
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掩旋而不懼吾聞之天下
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豈其人乎程元曰子知
人矣是王通者也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聞
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

七無三有
想見其人

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璋嘗謂薛收日子聞三有
七無乎收曰未也璋曰君子無諾責無已怨無專利
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問三有曰有慈有儉
有不爲天下先收日子及是乎璋曰此君子之職也
璋何預焉子聞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是時居文
中子之門非專經不以授而董仇程薛備聞六經之
義叔恬曰夫子得四子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子
之力也

姚義太山人篤信好義不忍捨道而干祿困於寒房

齡曰盍請乎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
况爲已乎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難進而
易退子謂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又曰廣
子曰簡而能廣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問孔庭之
法曰詩曰禮而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問諸夫子矣
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
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
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

六經無餘
龜矣

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
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恭慢矣約之以禮
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
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
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
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
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墮德敗度驟
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斃神是以聖人知其必
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然後備諸物先

濟乎近然後行乎遠直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敬出子曰賢哉敬也以禮樂爲問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聞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董薛諸君皆文中子門下錚錚之士也其所蘊蓄不在皆有聖人一體者之後文中子之賢益見卽房杜李魏亦非等閒

理學宗傳卷之十三終

理學宗傳卷之十四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

劉鴻聲

全編

錢佳選

唐儒考

韓子

門人李翱趙德附

韓愈字退之修武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德宗時極論宮市

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字字之歷改職
方員外郎疏論刺史復志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
喻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與宰相議不合改
太子右庶子愈至此凡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
隨爲罪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唵至爲佛法
灼體膚委珍貝騰賫係路退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
持示宰相將抵之歎裴度崔羣請少寬假帝曰愈言
我信佛太過猶可至謂東漢以後天子奉佛壽咸天

促言何乖刺耶乃思潮州刺史至潮與潮僧太顛游
人傳愈信佛氏愈發書孟簡曰人傳愈近信奉釋氏
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有一老僧號太顛頗聰明識道
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
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
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至海上
遂造其廬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
田利益也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
盡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

日本盡涸而徙六十里自是潮無纏魚慮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悉計傭所得贖所沒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奏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退之勇行元稹言于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退之曰止君之仁歿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帝大悅轉禮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

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授指皆稱韓
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
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愈嘗謂世
無孔子不當在弟子列作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與
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其徒李翱李漢
皇甫湜從而効之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李翱
趙德學有所窺附於後

帝王平治
天下全在
人倫日用
上經給位
靈如家倫
常遺事物
便不成世
界此種子
履道大頭
觸道論平
實道令二
氏無去類
處末極堯
以是傳之
云此以是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
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內有吉老子
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
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
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
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
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

保二得一
稷高誰創
論地乎不
胃及也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佛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墮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耳不惟樂之于口而又筆之于

昔愆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川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

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
之醫藥以濟其夭歿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溼鬱爲之政
以率其怠勅爲之刑以鉏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
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
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
不效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
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
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
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
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馮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川禮則
之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
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
爲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
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

易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歿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之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歿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
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
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
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趙德序其文錄曰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
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
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
以是光于今大乎後

金石樵爍斯文燦然

明道先生曰退之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
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
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苟與楊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

更能斷得

如此分明

歐陽永叔記韓文後云孔孟遙遙於一時而師法

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

施于今此文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

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

蘇子瞻潮州廟碑云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

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于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

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

豈非參天地闢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顧涇陽曰予始讀韓昌黎原道以爲粗之乎其闢

佛者耳年來體驗乃知其妙蓋佛氏說心說性儘

自精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至其單言片語能使人

立地豁然而頓悟又或汪洋浩蕩高入九天深入

九淵能使人沒于其中而不得出更若駕吾聖人

而上之然者卽欲闢他向處下日惟就人倫上斷

置方纔無辭以解曰既于此無辭以解卽心性之說亦不攻自破何也吾理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卽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卽曰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論至此彼亦何說之辭故闢佛者只應如是而止此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湯武之師也若以爲粗之乎闢佛却是自家這裏將心性另作一物看遼不免走入他圈子中矣如何關他往嘗謂高存之曰人言儒佛同體而異用何如春之日體則寂無朕兆所謂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謂易別予聞之爲爽然一快今跡其所易別核其所易混信乎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原道之作似平平無奇而上下二千年間闢佛家竟未有尚之者也或問余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軻以是傳之禹湯文武

以是者何物也曰堯之授舜曰先執厥中舜亦以命禹孟子稱湯亦曰執中文王之以服事殷武王之觀政於商周公之制禮作樂有一不從中出者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曰聖之時時者中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辭受取于一歸于是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仁者中也自軻之後以至韓子中難言矣曰不得其傳知言哉

李翱字習之涼武昭王後裔也貞元中舉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天子克淮蔡天下想望治平而帝意稍益怠黜疏納忠上正本六事語具帝紀中又以其職言人之行自非大善大惡暴著於世必訪之于人人不能周知必取其家行狀謚牒考績之

誠欲得其實不敢苟也然爲狀者類皆故吏門生不
過欲苟加虛美於受恩之地溺於文而忘質故無所
考信請自今作行狀者必直指事實明載功狀則賢
不肖自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
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
忠無爲浮稱不者敕考功勿受文依質者始下太常
牒史館然後定謚詔從之再遷考功員外郎翔性剛
直論議無回避嘗入中書而數相逢吉之過退移病
滿百日欲自免去逢吉表爲廬州刺史州旱疫遁亡

載路權豪市田宅予之直攤其賦窳戶歲仍輸如常
翔下令以田占租無得隱收豪室稅萬二千緡貧弱
以安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擢中書舍人坐
舉諫大夫栢耆宣諭滄州不稱左遷少府少監刺鄭
州歷桂管湖南觀察使徵爲刑侍郎檢校戶尚書出
鎮山南東道卒翔博雅好古爲文尚氣質好推轂賢
士韓愈嘗與翔言今天下汲汲於士者獨君與愈耳
翔曰公好士惟於能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不然則
不能翔惟其賢以是不同又嘗以書貴裴晉公居相

聖之矣

位道不行忍恥內愧不引退其忠告如此是時士並
學古文辭游心於三代兩漢之盛而鮮志於其本翺
獨求端于性情動靜之際以發誠明之要作復性書
三篇吳郡陸倕見而嘆之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聖
人復作不出此不息之而已矣翺又以爲生民之大
法莫大于井田著平賦書以明其可復嘗言曰行已
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
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

復性書

聖人豈無
情乎
物而無情
樂人豈無
交相攻
長雖有存
焉若寡矣
是所貴乎
復之也堯
舜性之不
得復湯武
身之得復
之之功也
孔子不待
復顏魯思
孟軻復之
之人也下
此類皆矣

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
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
克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
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烟不鬱光斯明
矣情不作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
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
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
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

釋之述于
假性致
曲之意而
暢有其言
爲復性書
三篇有守
先待後之
功其謂性
無窮也

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
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
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
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無差也雖
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
能觀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
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
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
不能爲江爲河爲淮爲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爲

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
爲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先覺則明
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
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
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
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
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
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

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
和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
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
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
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
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爲也不亦
惑耶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弗
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
屢空其所以未到于聖人者一息耳力不能也短

命而歿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歿也石乞孟獻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歿冠不免結纓而歿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會子之歿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其得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變者一篇存焉於是

自西之東

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行文章章句威儀考擊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十年矣與人言之陸慘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

此篇乃後
性功夫未
清其清清
而復淨處
動不復淨
處而性始
復矣

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
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
其心以傳乎其人嗚呼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也有漸敢問其方
曰弗慮弗思情乃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
者無思無慮也然此齋戒其心者也猶離於靜也
有靜必動動靜不息則情也故曰吉凶悔吝生乎
動焉能復其性耶惟方靜之時知心無思是齋戒
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

曰不思不慮之時物至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其
可止也以情止情也則何如曰情者性之欲也知
其爲欲本無其欲寂然而已惟性明照邪何所生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是也如以情止情是大情也情之相
止庸有極乎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則聲之來也
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見不聞則非
人也視聽之昭昭不起於見聞而無不知也無不
爲也是誠之明也曰大學言致知在格物何也曰

物者物也格者至也物至知其心昭昭辨焉而
不應于物也是致知也曰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何
也曰性者天之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性之謂
道何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定而不動者道
也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教者人之道擇道而固執
之教也道不可須臾離何也心不可須臾動焉故
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也
夫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
不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復之不遠矣故慎

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昔之注中庸與生之言殊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也曰如子之言修之可以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但止之而求至焉孟子所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食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于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聖矣問聖人之性將復爲皆慾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欲者妄與邪也無因而生聖人既復其性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覺則無邪邪何自生伊尹曰

全為修德
起忽不覺
求所以後
性究竟深
禽獸不遠

天生斯民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如復爲
嗜欲所渾是尚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

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其昏不思何也曰天地
之間萬物生焉人萬物中之一物也其所以異於
鳥獸蟲魚者非以性之全哉受一氣於天地而一
爲物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
也以非深長之年行至難得之身而不專之乎大
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無幾
矣乃昏而不思嗚呼人之生也雖饗百年若雷電

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回視前所歷之年時如朝日也况千萬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終日志于道德猶惧其未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亦獨何哉

唐文原道與復性書三篇是最有題目大文字而原道論人雖取之猶管其不醇至復性書罕及焉歐陽文忠亦謂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恐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愚謂翔之時諸儒未起理學未明而鑿鑿然以四子爲歸且當少時真切爲性命之憂此而非儒也誰可以當儒者哉

文公爲湖州刺史湖人未知學乃與士於學牒諸縣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之以政刑也欲用德禮
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百十年
間不聞有進士明經業成貢王庭試有司者人更
日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
不勸此其所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萬
有餘戶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勸里
閭後生無所從學此亦縣之恥也秀才趙德沈雅
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之且排
異端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

官專兗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已出俸
百十爲舉本收其贏爲學生厨饌而潮文學始於
此

唐自中葉老佛顯行儒道輸末濫竿顯仕稱儒者
顧相助爲怵神文公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
爭四海之惑屢踰復振嘗恨當時無羽翼之者讀
兩史學校志得趙秀才一人能排異端宗孔氏便
可爲同心之人矣後貞元間常袞以故相出爲福
建觀察使閩越尚未有學乃設鄉校興學者未幾
翕然化之故潮海閩越之人舉進士仕上國自韓
昌黎興學始嗣是而後天下競于聲偶爲祿利資
視梁昭明所輯文選爲六經末益漫漶噫學術關
乎氣運益令人思俾子之功也

理學宗傳卷之十四終